

作为定指表达手段的“名数量”结构*

——以重庆石柱方言为例

陈秋实^{1, 2}, 盛益民²

(1, 康涅狄格大学语言学系 斯托斯 qiushi.chen@uconn.edu;

2,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qschen17@fudan.edu.cn, shengym@fudan.edu.cn)

提要 重庆石柱方言可使用“名数量”结构来表示定指,这一现象在汉语方言中相当罕见,且之前尚未得到重视。本文描写了该结构的基本构成,讨论了它在句法与语用层面的各类特征,并将其归纳为“准冠词型”结构(盛益民等2016)。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可以用于直指、认同指、关联回指等场合;不能表示距离远近,不能用于对举。“名数量”结构常常在开启新话题和进行话题转换时被使用。此外,定指“名数量”结构是自发产生的,与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无关。

关键词 石柱方言 定指 名数量 准冠词型

零 引言

本文主要根据陈平(1987)的指称系统,将“定指”界定为:“发话人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如果预料听话人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定的事物等同起来,能够把它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我们称该名词性成分为定指。”除“指量名”结构和光杆名词外,不少汉语方言可使用“量名”结构(陈玉洁2007;王健2013;Li2013;盛益民2017)表示定指,同时也有少数方言使用“名量”结构(胡光斌1989,2010:184—186、叶婧婷2021)表示定指。在重庆石柱方言中,还存在用“名数量”结构表示定指的现象,在汉语方言中非常罕见,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该现象较早由徐海英(2011)指出,文章认为“名数量”结构是石柱等地表达数量的底层结构,表示定指并非“名数量”结构的本质属性。徐文对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结构的句法、语用功能讨论太过简单,对于其本质的认定及来源的考察也有进一步商讨的空间。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部、长江南岸、三峡库区腹心地,地处北纬29°39′~30°32′、东经107°59′~108°34′之间。东接湖北省利川市,南邻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西南靠丰都县,西北连忠县,北与万州区接壤(摘自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官方网站, <http://www.cqdfz.cn/>, 2023年8月19日)。本文讨论石柱县城话,属西南官话成渝片(《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同其他成渝片方言基本可以互通。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大致可以按重音的不同分为两类,当其重音在数量词上时,强调的是数量:“我昨天去新华书店买书两本,钢笔五支。”这样的用法在普通话中也存在,主要起数量凸显的作用(储泽祥2011),对其结构的具体分析可参考Tang(1996)。我们暂不讨论这种用法。本文所说的“名数量”结构,都是指名词重读的情况。本文着重探讨石柱方言“名数量”结构的几个问题:第一,“名数量”结构的基本构成;第二,定指“名数量”结构的句法表现;第三,“名数量”结构的所表达的定指的具体内涵,与“指量名”结构有何异同;第四,定指“名数量”结构的来源。

*本文初稿曾在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工作坊(复旦大学2017年11月)、复旦大学语法沙龙(2018年4月),及第四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2018年6月)上报告,承蒙与会师生提出诸多宝贵意见。感谢陈振宇、林华勇、邓思颖、张钦良等诸位老师的批评指正。文章尚有错漏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本文所用的石柱方言材料均由作者从罗开澜、幸金权等石柱方言母语者处调查所得，两位在调查时分别是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生（后者在大学前未离开石柱）。本文第一作者在2019年冬的实地调查中又向多位中、老派石柱方言母语者反复比对过本文例子的合法性。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仅就本文的内容而言，这些母语者的语感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一致性。

壹 “名数量”结构的基本构成

1.1 内部成分的构成限制

1.1.1 名词 名词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石柱方言“名数量”结构；和“数量名”结构类似，这主要取决于名词在语义上通常能否与数量词搭配。独一无二的事物（如“太阳”^①等）不能进入：

①*太阳一个

1.1.2 数词 “名数量”结构的数词主要是实数的“一”以及概数的“几”和“两”，实数的“二/两”及以上则非常受限：大部分被调查人不接受，仅有一位可以勉强接受较小的数量：

②书一本/板凳两根/人几个

③?书三本

表定指的“名数量”结构的重音总是在名词上，不能用来彰显数量。数词“一”在此处只能轻读，并且常常可以简省（见1.2）；“两”“几”都是概数，也不强调具体数量；更大的数词天然就具有凸显数值的功能（陈振宇 2017：167—168），更倾向于在重音位于数量词时出现。

总地说来，在定指“名数量”结构中，数词无论用“一”还是“两”“几”，其指称属性和句子的合法性都不会受到影响。下文主要以数词是“一”的情况为例来具体论述。

1.1.3 量词 除个体量词外，集合量词、借用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动量词等也能进入定指“名数量”结构之中：

④人一个 | 鞋一双 | 货一批 | 水一杯 | 米一斤 | 书一些 | 棋一盘 | 上海一趟

结构本身的性质并不因量词性质的变化而变化。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新的、或者语体色彩比较书面的量词（如公制单位等），进入该结构的例子相对少见，比如很少说“布一米”“门一扇”等。

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通常只接受单音节量词的进入。如虽然可以说“一脸盆芋头”，但一般不说“芋头一脸盆”，而只说“芋头一盆”。由于数量词在该结构中是轻读的，不能独立构成一个音步，所以对音节数就有要求。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双音节量词通常信息量较大（属于典型的临时量词^②），而“名数量”结构因为语义焦点在名词上，就很难接受内涵较多的量词形式。

1.2 “一”的简省

当数词为“一”时，石柱方言的“名数量”能省略数词构成“名量”结构。例如“板凳一根_{那根凳子}”可以简省为“板凳根”。这与数词“一”信息量相对最低、具有较高的预期性有关。但是，并非所有的“名数量”结构都能够允许这种简省，如果省掉数词之后的形式会和其他名词（如专门化的集体名词等）同形，那么就不能简省。比如“书一本”“马一匹”不能省成“书本”“马匹”；再比如：

⑤电脑一台_{那台电脑}-电脑台

⑥电视一台_{那台电视}-*电视台

显然，“电视台”具有其他的意义，所以不能从“电视一台”简省而成。

需要指出的是，“一”的简省现象不单存在于“名数量”结构中；“一+量”结构省略“一”的现象在西南官话是普遍存在的（张一舟 2001）。在语速较慢或者单独成句（见2.1.1）时，

① 自然，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叙述神话传说时，就可以出现“后羿把太阳几个射下来哒”一类的说法。

② 临时量词与借用量词不同，前者是名词在一定语境中临时用作量词，而后者（如“杯”）是名词与量词的兼类词。

的视野内，但必须是说话人预料到听话人能够从语境中辨识出来的成分（也即认同指；见 3.1.4）。

据调查，⑬和⑭在语义上确实较为接近，其间的差别比较微妙。根据语境的不同，⑭可能还带有某种感情色彩，在这里可能是懊恼，参见 3.2。又如例⑮可能是表达“终于看完了”的如释重负的意思。

⑮书一本看完哒。

2.1.3 动词后位置 动词宾语位于受动词管辖的句法位置。不同的动词结构对宾语的性质有不同的要求。在进入动词宾语位置时，“名数量”结构表达的仍是定指的含义：

⑯我看完哒书一本，你看完没有？

⑰??我看完哒书一本，呢这本书是《战争与和平》。

⑱*你从图书馆随便给我借书一本来嘛。

⑯中的“书一本”也要是说话人预测听话人能够从语境中辨识出来的，但它在宾语的用法并不如出现主语位置上那样常见。至于⑰，有的母语者认为它听起来很怪，有的则认为无法接受，可以认为这也是“书一本”的定指属性造成的。定指的名词结构确实可以用于说话者马上解释，让听话人得以辨识的成分（陈振宇 2017: 151）^⑤，但这并不能算是很典型的定指用法。⑱中的“随便”要求后面的宾语必须是非特指（non-specific）的，表示定指的“名数量”结构不能出现在此处。

这里再从几种不同的句型来讨论“名数量”结构在动词宾语位置上所受的限制。首先，“名数量”结构可以出现在“V+（一）下”的宾语位置：

⑲*你看下一本书。

⑳你看下书一本。

石柱方言的“V+（一）下”结构和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类似，其宾语不能是不定指的（李宇明 1998），因此“一+量名”结构不能进入，⑲不合法。定指的“名数量”结构则可以较为自然地充当其宾语。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句子较长的时候“名数量”结构充当宾语也会受限：

㉑书一本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㉒?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书一本。

换句话说，“名数量”结构作为动词宾语还要求居于其前的成分不能够太长。㉑㉒的差异同时又说明，定指“名数量”结构在主语/话题位置要比宾语位置更加自由。

其次，“名数量”结构无法充当存现句的宾语：

㉓桌子上搁倒_着一碗饭。

㉔*桌子上搁倒饭一碗。

存现句的宾语需要是特指无定（specific indefinite）的，表示定指的“名数量”结构不能进入。

再次，“名数量”结构不能充当“是”或“有”的宾语：

㉕*他是老师一个。

㉖*刚刚有人一个来找我。

判断动词“是”后出现的宾语是表示属性的无指成分，表示定指的“名数量”结构不能进入，㉕不合法^⑥。㉖和存现句类似，也要求“有”后的宾语是特指无定的，因此同样不接受“名数量”结构。

这里列举了“名数量”结构不能进入的三种情况。尽管动词宾语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总

⑤ 比如普通话可以说“这件事你知道吗？昨天张三打了李四。”这里的“这件事”就是说话者将要马上解释的定指成分。

⑥ 朱德熙（1978）区分出两类不同的判断句（即“是”字句）：分类和等同。㉕是分类的例子，宾语（表语）需要是无指的，所以不合法；等同类的宾语不一定是无指的，本文不专门讨论判断句，就不过多涉及。无论如何，在等同类判断句的宾语位置，“名数量”结构仍然难以出现：*讲台上的就是老师一个。|*听话的是狗一条（，不是猫一只）。文章多次提到“名数量”结构需要出现在话题性强的句法位置。这类宾语无论在句法还是在语用上都无法理解为话题。试比较：“狗一条很听话（，猫一只就不得行哒）。”此处“狗一条”做（对比）话题，句子就完全自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我们补充这些内容。

地来说,“名数量”结构能否进入宾语位置受动词和句型的限制,它在充当宾语的时候也总是表示定指。

2.1.4 介词后位置 “名数量”结构出现在介宾短语中的情况比较复杂,这是因为各类介词的性质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对其宾语的要求也多种多样。现举几例:

②7我把书一本带过来哒。

②8我着_被事情(一)件耽搁哒。

②9他比人几个都要高。

③0*她笑得跟花一朵一样。

虽然②8中的被动标记“着”并不排斥定指的宾语,但“名数量”结构仍很难进入。我们认为这与“名数量”结构倾向于出现在话题性强的位置有关;而被动标记“着”引导的宾语常常是作为背景信息而存在的,话题性不强(参见 Shibatani 1985),因此定指“名数量”结构的进入就相对受限。②9可以用类似的因素解释,因为差比句中“比”字宾语的话题性一般来说不如句子的主语。作为对比,②7就是很自然的句子,因为“把”引导的宾语不仅通常要是定指的,还常常充当篇章话题。③0自然不能说,表示定指的“名数量”结构不能出现在无指的位置上。

2.1.5 定语位置及关系小句中 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能够相对自由地充当定语。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名词结构,充当的常常是领属性的定语:

③1书一本的封面还多_挺好看的。

此时也是表示定指的。我们再来看“名数量”结构在关系小句中的情况:

③2书一本看哒的人请举手。

③3?看哒书一本的人请举手。

③4?我要找一个书一本看哒的人。

③5*我要找一个看哒书一本的人。

根据调查,③2好于③3,③4好于③5。③4相对③2更不自然,我们认为是话题结构在石柱方言中较难内嵌的因素造成的,③2中的“书一本”可能也更适合于分析为全句的话题。这四个例句在合法性上的差异进一步说明,“名数量”结构总是倾向于出现在话题性更强的位置。

2.2 受定语修饰的情况

“名数量”结构受领属性定语、形容词以及关系小句的修饰在语法上都比较自由:

③6我的书一本/他们的课(一)门/张三的板凳(一)根

③7昨天买的衣服(一)件 | 红颜色的纸(一)叠 | 脏兮兮的书一本

受到定语修饰的“名数量”结构可以用于对举,如③9:

③8前天买的书一本看完哒。 ③9红的衣服(一)件好看,蓝的衣服(一)件不好看。

③9中的对举用法恰好是不受修饰的“名数量”结构所不具备的(见 3.1.1)。这些“名数量”结构都是定指的,它们同时还充当了对比话题。

另外,“名数量”结构受指示词“呢”“那”修饰则比较受限:

④0呢本书是我的。

④1?呢书一本是我的。

在一些感叹句中,我们也调查到“呢”与“名数量”结构自然搭配的情况。此时的指示词并不用于指示距离:

④2呢张三!

④3呢书一本真的好看!

这两个例句中的指示词起的是强化感叹语气的作用。

最后,“名数量”结构不能充当同位语,比如不说“《红楼梦》书一本”,只能说“《红楼梦》呢本书”。

2.3 小结

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可以单独成句或单独充当句法成分;它受定语修饰也比较自由,并且可以出现在对举的环境中。这些定语成分中的“的”字都不可以省略,比如不说“我书一本”。在不同句法位置中,“名数量”结构总是表示定指,不能出现在排斥定指成分的句法环境中;并且带有话题性的倾向,出现在主语位置也比出现在其他位置更加自由,即使是出现在动词或介词的宾语位置也常常是作为篇章话题而存在。

叁 “名数量”结构的语用功能

3.1 指示对象的定指属性

本节分类讨论“名数量”结构的所指对象同语境的相互联系。将要涉及各个小类及其名称，主要是根据 Himmelmänn (1996, 2001) 的分类。

3.1.1 直指用法 (deictic use) 在 2.1.1 已经提到，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可以表示直指。陈玉洁 (2011) 将直指分为中性指示和距离指示，又进一步将中性指示区分为非区别性的和区别性的。“名数量”结构只能表示非区别性的中性指示：

- ④④ 书一本是我的。(用手指) ④⑤ 书一堆是我的。(用手指)

通常说来，④④用手指向的位置只有一本书，④⑤用手指向的一堆书也不对其中的任何一本做出区分。这两句都不对书的位置远近做出说明。如果要在不止一本书的位置指示其中的一本，就不能使用“名数量”结构。“名数量”结构也不能用于对举，除非受到定语修饰 (2.2)。

④⑥ *书一本_i是我的，书一本_j是你的。

④⑦ *书一本_i是我的，那本书_j是你的。

④⑧ 借的书一本_i是我的，买的书一本_j是你的。

3.1.2 回指用法 (anaphoric use) 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用于回指是受限的：

④⑨ 我屋头有本《战争与和平》，(#书一本)我翻哒好多遍。

④⑩ 《红楼梦》你买倒没有？——(#书一本)我买倒哒。

在④⑨中“书一本”紧贴其先行词，④⑩的“书一本”与其先行词分别出现在答句和问句，但在谈话中的时间距离仍然不远。母语者认为这种说法在语法上没有问题，可是非常不自然。这是因为“名数量”结构主要起到的是开启新话题的作用，尽管它是定指的，通常也是旧信息，但同时也是不可预测的，所以通常是在话题转换时或是在对比话题中被使用。对于④⑨④⑩两个例子，因为这里的话题成分是可以预测的，最自然的说法当然就是使用零形式的回指。与之相对，“名数量”结构较自然地用于回指的例子有：

④⑪ 我有一条狗跟一个猫，狗(一)条很听话，猫一个就不得行哒^⑦。

④⑫ 昨天我去买哒一本书，后头又去看哒场电影，等我看完电影，书一本找不倒哒。

这里的标有下划线的成分都无法用零形式代替。在④⑪它们是对比话题，而④⑫的“书一本”则起话题转换的作用。

3.1.3 关联回指用法 (associative-anaphoric use) 如果一个名词性结构没有显性的先行词，但又能够通过已知信息根据语用推理来推导出它的所指对象，我们就把这样的成分叫做关联回指成分。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可以充当关联回指成分：

④⑬ 我买哒一辆自行车，把手两个^⑧是坏的。

④⑭ 我买哒一部小汽车_{汽车}，轮胎几个是米其林的。

自行车的把手数和汽车的轮胎数均是现代社会的一般知识，所以在第一个分句提到自行车和汽车之后，“把手两个”和“轮胎几个”就可以自然推导出来了。这里的定指的“名数量”结构同样也起到了开启新话题和进行话题转换的功能。明显的是：

④⑮ *我买哒一辆自行车，把手一个是坏的。

与④⑬相比，④⑮缺乏足够的信息来使听话人得知坏的具体是两个把手中的哪一个。该句的不合法也证明了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是非区别性的。

3.1.4 认同指用法 (recognitional use) 如果一个事物属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共同的经验，说话人默认这一点，并用一个名词结构来指代它，我们就把这种指代叫做认同指。例如：

⑦ 这里与 3.1.1 所说的“名数量”结构不能用于对举的判断并不矛盾，因为“狗”和“猫”是不同类的事物，“名数量”结构本身是非区别性的。

⑧ 这里的“两个”同样可看作概数，只是恰好数量为二。它强调的是所有的把手而非把手的具体数量。

⑤6 把书一本给我拿过来!

⑤6可以出现在一段对话的起始。首先,“书一本”是定指的,说话人默认听话人已经知道他指的是哪本书,这里当然不能改说为“一本书”。其次,它是开启的新话题。再次,在这个场景下,“书一本”所指代的书很可能并不出现在谈话双方的视线内,而在别的位置;实际上,如果书出现在视线内,说话人就更可能使用“呢本书”“那本书”这样的“指量名”结构。

可以认为⑤1⑤2这种类型的回指也是广义的认同指。因为它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先行词所在的位置,而是这个名词结构的所指已经存在于交谈双方所默认的共享经验/知识中。比如⑤6的两个交谈者可能在前一天谈论过关于某一本书的话题,这句话则是将这个话题重新开启。又比如在⑤2中,说话人在提到“一本书”后转而描述其他事件,然后再使用“书一本”将之前的经验重新唤起。虽然在我们使用的这个例句中两者仅相隔两个分句,但在实际的交流中则可能远远不止这个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是没有必要在具体的语句里确定其先行词的,但很显然,他默认交谈双方都知道“书一本”的指代对象。这里的“名数量”结构也是承担的开启新话题和进行话题转换的功能。

3.1.5 大情景指用法 (larger situational use) “大情景指”是指对于言语社团来说独一无二、说话听话双方都能辨识的对象。“名数量”结构不能用于大情景指,但这单纯是因为该类事物通常不和数量词搭配(见2.1)。使用泛化的“个”的“名+个”结构可以用于大情景指,如“太阳个”。石柱方言的“个”的指称属性是将来需要研究的内容(见1.2)。

3.1.6 “准冠词”特征 盛益民等(2016)将汉语方言中表示定指的“量名结构”分为“准冠词型”和“准指示词型”两类。不妨把本文的讨论也纳入这个分类。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短语属于准冠词型。一方面,根据前文的讨论,定指“名数量”结构不能表示距离的远近(见3.1.1):

⑤7 书一本我一直带在身上。

⑤8 书一本搞落哒。

“书一本”在⑤7指代的是离说话者很近的事物,在⑤8指代的则是距离未知的遥远事物,两者都可以使用“名数量”结构。另一方面,“名数量”结构也不能单独用于对举(见3.1.1)。在石柱方言中,能够表示距离的指示功能主要是由“指量名”结构来承担的。我们根据以上讨论,总结出如下表格:

表1 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结构的语用功能

直指		回指		关联回指	认同指	大情景指
[-区别性]	[+区别性]	作为旧话题	作为新话题			
+	-	-	+	+	+	/

3.2 感情色彩

根据母语者的语感,“名数量”结构在被使用时可能还带有某种感情色彩,如懊悔、如释重负,等等,我们在2.1.2已稍有提及。“名数量”结构的这类语用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除了⑭⑮,我们再举一例说明:

⑤9 人几个来哒。

⑤9的通常的使用环境是知道说话者默认听话者知道他在等待哪些人,并且已经等待了很久。相对于“人来哒”,⑤9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表示说话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在最后终于实现。

3.3 不同定指手段的分工

石柱方言的光杆名词也常获得定指解读,而“指量名”结构则同样是专职的定指表达手段。三者间的区别和分工,在前文已有所涉及。篇幅所限,本文不专门讨论光杆名词和“指量名”的情况:它们与普通话的情形相当接近。

同光杆名词相比,首先,“名数量”结构的指称属性是固有的,不随句法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同时它也只能出现在定指结构能够出现的位置；其次，“名数量”结构常担当新话题或转换话题，用于回指无法被零形式代替，而光杆名词并没有这个要求（2.1.2）；最后，上一小节提到，“名数量”结构常常传达某种感情色彩，比起光杆名词，它并不是最无标记的指称手段^⑨。

同“指量名”结构相比，两者的区别正平行于盛益民等（2016）提到的量名结构“准冠词型”和“准指示词型”的区别。当然这是从功能上来说的。在形式上“指量名”结构本就是使用指示词来表示区别性和指示距离，并不涉及其他特殊的句法手段。

肆 定指“名数量”结构的来源

4.1 并非接触

石柱是土家族自治县，土家语中的名词性短语内部的基本语序为“名数量”（李云兵 2008: 86），恰好与石柱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结构相当。据此，徐海英（2011）推测“名数量”是石柱方言的底层语序，如今“名数量”与“数量名”语序并存的情况主要是由与强势语言（普通话）的接触所引起的。因为由普通话引入的“数量名”结构一般不能单独出现在定指的句法位置，所以底层的“名数量”语序能够在定指的句法位置中保存。

我们认为该推论还有待商榷，因为它要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在这种接触因素产生前，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既能出现在定指的环境中，又要能出现在不定指的环境中，而至少在附近的土家语中，这种根据难以找到。石柱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居住在石柱的土家族如今并不操土家语。邻近的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仍有使用土家语的北部方言。这些区域的土家语的“名数量”结构只用来表示不定指（陈康 2006: 67—70）：

- ⑥0 pu⁵⁵lie⁵⁵si⁵⁵ so⁵⁵ pu⁵⁵ “三个梨”
梨 三 个
- ⑥1 tchie²¹pi³⁵ la³⁵ ta⁵⁵ “一个碗”
碗 一 个
- ⑥2 tsi²¹ la³⁵ su⁵⁵ lo⁵³ so⁵⁵ la²¹xu³⁵ ka³⁵ po⁵⁵ mie²¹teie³⁵.
饭 一 碗 人 三 个 吃（助） 够
“一碗饭够三个人吃。”

而定指则由光杆名词、“指名”结构、“指名数量”结构等方式表示（陈康 2006: 53—63）：

- ⑥3 ŋie³⁵pi⁵⁵ za⁵⁵. “鸟飞。”
鸟 飞
- ⑥4 kai³⁵ti³⁵ kha⁵⁵phu⁵⁵
这 花
- ⑥5 ai⁵⁵ wu³⁵ lau⁵⁵ ŋa⁵⁵ ŋie⁵⁵. “那条牛是我的。”
那 牛 一条 我（助）
- ⑥6 kai³⁵ tshi⁵⁵phu⁵⁵ la⁵⁵ phu²¹ ŋi³⁵ ŋie⁵⁵. “这本书是你的。”
这 书 一 本 你（助）

因此很难说定指“名数量”结构能够反映更加底层的情况。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反对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认为石柱方言本来有表示不定指的“数量名”结构，是在同土家语的接触中产生了定指“名数量”结构。正如这些例子显示的，土家语的“名数量”结构本身并没有专职或兼表定指的功能，因此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排除。此外，如果贵州遵义方言表示定指的“名量”结构（胡光斌 1989, 2010: 184—186）与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是同源

^⑨ 一些方言的定指“量名”结构同样具有传达某种感情色彩的功能，参见林华勇、蔡黎雯（2019）。这两种结构在这一点上的共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 胡光斌 2010 《遵义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
- 李宇明 1998 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
- 李云兵 2008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华勇 蔡黎雯 2019 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构成及功能，《中国语文通讯》第2期。
- 刘丹青 2015 语言库藏的裂变：吴语“许”的音义语法分化，《语言学论丛》第1期。
- 覃东生 2007 《宾阳话语法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中国语文》第4期。
- 盛益民 2017 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差异与共性表现，《当代语言学》第2期。
- 盛益民 陶 寰 金春华 2016 准冠词型定指“量名”结构和准指示词型定指“量名”结构——从吴语绍兴方言看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两种类型，《语言学论丛》第1期。
- 涂光禄 1990 贵阳方言中表示复数的“些”，《中国语文》第6期。
- 王 健 2013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方言“量名”结构研究，《语言科学》第4期。
- 徐海英 2011 重庆石柱方言的“名（数）量”结构，《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第3期。
- 叶婧婷 2021 贵州遵义方言表定指的“名量”和“量名”结构，《方言》第4期。
- 张一舟 2001 成都话“一+量词”的省略式使用情况考察，《方言》第1期。
- 张一舟 张清源 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朱德熙 1978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第1—2期。
- 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6.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 In Barbara Fox (ed.), *Studies in Anaphora*, 205–254.
-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1 Articles. In Martin Haspelmath *et al.*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Vol. 1). Walter de Gruyter, 831–841.
- Li, XuPing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Walter de Gruyter.
- Shibatani, M. 1985. Passive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A prototype analysis. *Language*, 821–848.
- Tang, Chih-Chen Jane 1996. *Ta mai-le bi shizh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7(3): 445–502.

The Noun-Num-Cl Phrase as a Definite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Shizhu Mandarin

Abstract: Shizhu Mandarin uses the Noun-Num-Cl phrase to express definiteness, a quite rare strategy among Chinese dialects which previously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is construction, discusses its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properties, and classifies it as the *quasi-article type*, in the sense of Sheng *et al.* (2016). The Noun-Num-Cl construction in Shizhu can be used in deictic, anaphoric, associative-anaphoric, and recognitional contexts; it can neither denote distance nor be used contrastively. It has the function of topic-switching or introducing a new discourse topic. We show th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strategy is language-internally motivated, in which language contact plays no significant role.

Keywords: Shizhu dialect; definiteness; Noun-Num-Cl; quasi-article type